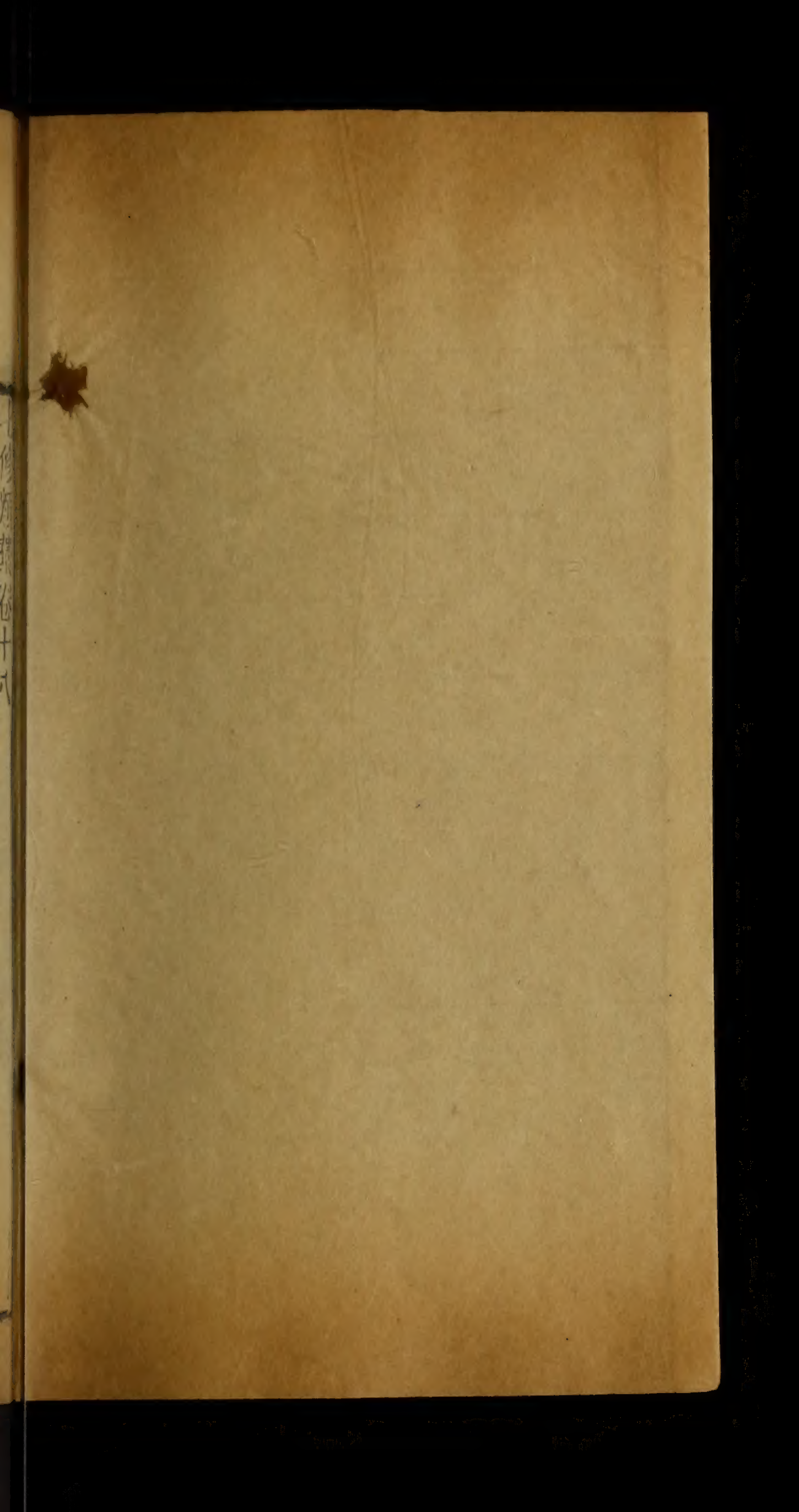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義理類

樊權

唐朱泚亂逼少卿樊系草詔草成明日仰藥死國朝方孝孺不肯草靖難之詔次召侍讀樓璉璉入草受命歸遂逡巡自縊死此盖一時畏害終心有不安者此固過其不忠者較之段方二公不有間乎盖筆已屈矣

、祭物

古人祭奠物薄而意誠獨取其馨香時鮮之味以薦之焉故九歌以謂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左傳曰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而已漢以來則有斗酒隻雞之說矣今之祭物衆矣名亦工文因紀於左以見時之不同也黍曰薌合稷曰明粢稻曰嘉蔬粱曰薌萁牛曰蠒栗羊曰柔毛豕曰剛鬣兎曰明視豚曰腯肥犬曰羹獻雉曰疏趾雞曰翰音鵞曰舒雁脯曰尹祭鮮魚曰脡祭藁魚曰商祭

起復

喪制未終朝廷奪情起復勉其任用故曰起復今乃
概以服闋為起復悞矣

降賊加官

宋有閩賊廖恩降後官為右班殿直嘗供脚色云並
無公私過犯時以為笑予意實為士羞也後又海寇
鄭廣朝命官知福之延祥兵營為羣僚所輕廣故作
詩有曰衆官做官卻做賊鄭廣做賊卻做官之句事
載小說傳之至今夫宋固仁厚流為姑息此不競於

敵而爲賊侮之事也本朝賊降必誅此唐宋之所以不及也雖然今之士夫無公私之犯而不愧鄭廣者又幾人哉

太宗一箭

聞見雜錄載宋祖寵幸金城夫人一日與晉王宴射後苑勸晉王巨觥王固辭不飲曰夫人親折花來則飲上遂命之王乃引弓射殺夫人宋祖飲之如故又鐵圍山叢談載花蕊夫人入宮幸之晉王諫而未黜一日與宋祖獵於苑中亦射殺之二事皆宋人所書

諒不誣也夫太宗固爲社稷是矣而難於太祖受諫如此割愛忍情曉人當如是耶傳位必遵杜后之言太祖之心何心哉晉王之傳又可背也哉畢竟晉王死於二箭天道未必無報也

攻乎異端

荷亭辯論侍御盧格著也解攻乎異端言攻字有二義治辭則庶民攻之是也擊辭則鳴鼓而攻之是也謂擊去異端斯害也已昨見宋儒孫奕示兒編內有此說其解尤明白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由

也巳之巳已止也可謂簡而明也

・回回教

回回祖國世史正綱以爲大食一統志以爲默德那國據其教崇奉禮拜寺四夷惟天方國有其寺或實天方也入中國乃隋時自南海達廣其教有數種吾儒亦有不如富貴貧賤壽夭一定也惑於異端而信事鬼神矣彼惟敬天事祖之外一無所崇富貴者亦不少焉吾儒雖至親友之貧者多莫尚義他人不問矣彼於同郡人貧月有給養之數他方來者亦有助

儀吾儒守聖人之教或在或亡彼之薄葬把齋不食自殺終身無敗焉道釋二教又在吾道之下不論也

嘗讀菽園雜記言其教祖之詩曰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在海東惟有孔門眞實事眼前無日不春風其高又如此

荀爽諸淵

士大夫而無節義若撻之於市矣况能爲人而斥耶漢荀爽自作女誡而欲女之再醮意其必知女之不能節也女卒自縊以全婦道（出列女傳）豈知子莫如父哉

宋褚淵幸顏器識見重名流一旦黨齊背宋致弟炤炫之非而子恨不仕淵豈不知忠義者哉利祿之心勝也嗚呼邑與位人之所好也不特不從其父一則致其死一則致其非人性之不同固如此矣苐㣲淵不知何而日終日於家庭耶

東明木綿菴

賈似道竄儋而得木綿菴三字蔡京遇毛女而得東明二字豈知皆就死之所嗚呼異人能變其志可也明白告其死庶或動心焉耳否則安用其報哉是知

天之生奸臣亦大數之不可移也

俑人

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也今以糖成男女之形人得而食之不幾於食人乎

名物不當竊取

文人墨士每欲鐫名於山水秀處固情也至有剷人之名而鐫己者則可惡也若閩人某去唐磨崖碑刻而自書忠孝廉節殊不知後世不見古刻是欲彰名而反得罪名也又有見一木石之奇遂取去之者若

某洞白石觀音爲某取者是也殊又不知在山林則爲公玩而可久在人家則爲私物而易廢醒酒石今安在耶此皆小人之私者也若終南山小白石之詩而不名者何其高耶事見詩文類

杜賈死牛酒

杜子美死牛炙白酒見正史傳賈島死牛肉酒見唐詩紀事嗚呼二公食無珍羞可知矣人何必食前方丈哉

書契

世凡交易契有合同恐人心之不古也如朝廷之有

符信然而有其義存焉耳曲禮曰獻田地者執右契朱子曰契有左右左所以御右然左契受之義也據此則左爲受物右爲獻物者之取矣嗚呼一事之微古亦有輕重之義乎

財

古云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自宋言之歲有西北二邊之幣郊廟即有羣臣之賜宜其國乏之而民窮也今讀夢華錄夢粱錄武林舊事則宋之富盛過今遠矣今天下一統賦税尤繁又無歲幣之事何一邑之

閭于金之家不過一二是皆無儲糧者也及詢官府文無羨餘之財此則何也愚竊論之藩府太多中官太積而文職多貪何以見之韓王一枝歲得一十六萬錢糧平凉一府不能供也司禮尚衣監一宦寺之死銀貨動有數萬之進朝廷所不進者又不可計進士一且居要地遂過數十年之財主迨至九卿不可言也雖然文職尚有廉者若夫今日費出無度閭、寒心當國者宜思何以啓沃

燒金

宋史張永德傳云寓睢陽時有書生隣居臥疾永德療之獲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汞五兩即置鼎中焚之成金自是日與永德游一日告適淮永德送之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及後永德爲將屯下蔡淮民中有一僧䏶睨永德召之乃睢陽生也復求前術僧曰始語君貴今不謬矣富貴安用爲此又龍川畧志載子瞻從事扶風時有老僧欲傳以硃砂化黃金子瞻曰吾不好此雖得之將不能爲也僧曰此方知而不爲正當傳也是時陳希亮守扶風

嘗於此僧求方而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何也
僧曰貧道畏其得方不能不爲耳貧道嘗以方授人
有爲之即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輕傳公愼
勿以授人如陳卿者也後偶與陳希亮談圖作語及
此僧所以陳固求子瞻授之悔曰某不惜方惜負此
僧未幾陳以贓敗去子瞻疑以方故深自悔恨後謫
黃州陳子慥在黃子瞻問其父用此法否慥曰吾父
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死
義甥孫沈某弟兄二人其弟爲人煅銀以給食日未

未幾也不數年置有室廬妻及奴設四肆弟兄俱於是以支易又數年身有羅綺動有銀器往來有顯者迥異於昔日人言得燒金之術假煅工以遮人耳目予且信且疑無何兄弟繼死家隨以廢其父一日攜一書告予曰吾兒得此足衣食今獻之於翁少丐錢穀可乎予因益信張承德陳仲亮之事召醫姪姪素好此語之姪曰沈與北司前某人同爲今亦同棄世矣嗚呼晏子有言不義之富禍之媒也使承德得方未必不沒官也而東坡遭謗遭謫岌岌窮途而病死者

亦或曾試此耶

元德秀死

唐元德秀退居安陸縣去家獨處一室值大雨水七日不通餓死中書舍人盧載爲誄文曰誰爲府君犬必哺肉誰爲府君馬必食粟使我元君餓死溪谷丁用晦載之於芝田錄以爲美事予意盧子不當以二啇比之正史傳中之贊何其優耶然其清貧固也但卒於家不聞退居安陸此又不知從何來

奇物不可守

書畫古玩自有國而言至宋徽宗之世可謂極備觀其書譜畫譜博古考古圖可知矣惜乎胡騎一入零落漫毀百不存一自家而言一聚此物者必然敗去豈非物之美者人心所在鬼神臨之大有大異小有小異不可聚此以爲子孫可常守也

太常黃冠

嘗讀周禮天子大祀大宗伯主禮大司樂主樂皆明德新民之士聖賢之徒也所以肅虔百職感格上帝妥侑神人者在是豈惟集事完禮文而已哉今樂旣

作於神樂觀之徒而贊相行禮者又皆太常之黃冠天朝大禮大樂付於斯人甚非序和情文之道也神安可以格耶

、岳劉之對

宋張浚問岳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擢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以服衆浚曰楊沂中張俊何如飛曰張宣撫飛舊師也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艴

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愚豈以得軍爲念哉我太祖嘗欲用楊憲爲相以問劉基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宰相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不與焉今憲不然寧不敗乎帝曰汪廣洋何如基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又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犂矣帝曰吾知相無以愈於先生者基曰臣非不知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爲之且孤大恩夫謀事於人正欲人之有言也今不惟言之不從而反憎疾焉後雖事驗而武穆誠

意先已為之解官矣豈魏公不曰忠而太祖不英明耶問之屢而無一是焉則問者自以為愧而直言之難受不覺其忤也已嗚呼古人尚直問且不能受言使無從而直言安望其以理之是非而足憑耶予於二事信哉直道難容於世

父子異性

愚嘗讀朱子語錄中載東坡之子過范淳夫之子溫皆出入梁師成門下以父事梁梁妻死欲以母禮為服忌某人而衰經往之文公語門人惜其名人之子

有此子思本朝兵部尚書茹瑺衡州衡山人也太宗入靖內難首先勸進即位遂封忠誠伯後死召其子鏞襲爵鏞以父在功罪之間不肯受又宋晟以父開國功襲都督定遠人也建文時通謀于燕其子瑄乃以力戰死於靈璧蘇范可謂見辱乃尊茹宋可謂有愧乃子不知平日家庭之敎何如也此見其忠義廉耻之心大分天生成也

樂奏天人樂器起止

由冬而春陽之所由生陽生而後有天故冬至祀天

神祀天神而用黃鍾九變之樂蓋天爲陽之尊黃鍾九寸九爲陽之極故黃鍾子月之律也人死魂歸於土四時祀人鬼而用太簇八變之樂者蓋人生於寅太簇寅月之律又宮五之位屬土始終於此奏之則魂與音發動故降也又樂之降神者蓋紫微垣在子而角應之太微垣在卯酉而宮徵應之天市垣在辰而羽應之故奏數音之氣發動於三垣宜乎天神之降也柷敔爲樂之起止者柷之形卬而敷象東震發宣之義震爲雷雷主聲所以起樂也敔之形爲虎而

伏虎爲金獸應秋也虎亦主聲今伏而無聲若陽氣之收斂衰謝矣其背之齟齬氣不暢也所以止樂也金石爲樂之始終者八音之中惟金石有自然之音不假人爲故所以爲樂之始終條理耳

七七義

世以死者七日爲受罪之時遂作佛事以解禳此固妄誕之論然傳襲之來旣久遠邇相同亦必有故問其人不知也常思以爲虞祭有七之義此亦未通後讀論衡訂鬼篇有曰鬼者甲乙之神甲乙者天之別

氣入病死甲乙之鬼至矣然而殺鬼之至者又庚辛之神何如驗之以甲乙日病者死期常在庚辛之日也予以是思之此則五行相尅之理如木日鬼金爲之殺金日鬼非火爲之殺乎推之七七之說亦是此理以其相尅之期故爲之禳解遂延增妄誕之說也然亦未知王論何從生予推之者何如姑識之以俟明理君子

門生弟子

親傳業者爲弟子弟子復傳於人爲門生故史記曰

七十二弟子傳而歐陽公爲轉相授受者曰門生

韓項亮懿

伊川先生曰韓信與項羽諸葛亮與司馬仲達不曾合戰更得這兩箇戰得幾陣不妨有可觀子以楚圍漢於彭城漢追羽垓下信常在之也或詆之或以待之信不能獨當一面如雲長之取顏良是可知矣觀羽初敗秦兵而諸侯不敢仰視其勇可知矣信豈羽之敵哉若論智謀羽或不如信也懿拒亮於上邽按兵不敢動後至鹵城爲賈詡嗤笑一交兵閒則又

喪其將軍張郃觀其受巾幗之辱嘆孔明爲奇才懿豈亮之敵耶此又智勇俱不如者噫若四人者豈必待其親相交戰而後知其高下哉即此已可觀矣至如孟子莊子二人俱常遊於齊也胡乃不相遇而一辯以觀其勝負一則以實而實天下之虛一則以虛而虛天下之實是眞可惜也歟

樊執敬

樊公執敬字時中獨無其號世爲鄆人至正間爲浙江參知政事十二年徐壽輝自徽犯浙西公宿衛於

省省吏次第引去公獨被甲上馬率衛兵二百急出
與賊戰從者止之公曰吾守封疆去之非義也至省
口遇逍將以孤兵且散控馬首返公怒以刀斫其人
遂躍逆賊於天水橋巷戰以死其妻與子溺於西湖
公死二月姚園寺僧雪率杭人立祠於天水院歲時
祭焉楊鐵崖時爲文紀之又嘗見公觀潮詩於霏雪
錄中詩云烟波閃閃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信
不虧人不死浙江亭上看潮來然其詩雖未工而公
平生之志亦可見矣然公死節史已錄之但不如此

之恐

、聖不可知

士非天分之高則知識不遠非學問之功則義理不明大凡學藝初則勉强勉强則有迹人因得以及之也事熟則精精則巧巧則神若師曠之音輸子之工養由基之射皆熟而神生焉聖人之於天理亦至精至熟神妙不測人豈可得而知哉此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也

文盛乃衰

古人云詩盛於唐乃衰於唐也字盛於晉乃衰於晉也蓋以詩雖至唐而警拔閭里之人不知矣字雖至晉而神變巧媚之態極矣其於明白古拙何有哉今杭舉業之文可謂盛矣然究其實則皆錄諸書藻麗之語貨近時泛巧時文讀不過二三册遂高舉而奪魁矣嗚呼此豈非其衰耶而於古人讀經讀史之學何如哉雖然邵子天人之詩曰也由天道也由人意今辨此者亦氣運使之然也李西涯又云文章固關氣運亦係習尚非人力所能挽回眞知言哉

說郛

陶南村作說郛百卷蓋倣曾慥之類說而爲者然類說刪取精到而說郛如未刪之書不若不刪總而名之如百川學海可也楊文貞公士奇尙不取其書史會要水東日記曰如見輟耕錄淫褻之事尤可鄙也余則曰說郛不獨淫褻而鄙俚無稽者亦有之但輟耕多抄舊書如廣客談通本錄爲已作是其下也孫大雅謂書木葉而成者僞言也似書史爲至當者

立武后

貞觀二十二年太白屢見太史奏女主當昌民間秘記又云唐三世後女主武王有天下太宗因疑左武將軍李君羨誅之李淳風又奏臣仰觀天文察其人已在宮中如是之明白矣至永徽五年拜武昭儀明年欲立爲后意時才去先朝方十餘年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來濟雖皆極口切諫何無一言及占傳之事并先帝欲誅之意耶以爲先時朝廷閉不宜泄則民間又傳有秘記而無忌等又國之元老宜其舊知者矣以爲當時不可顯白則未立之時正可以是證

之也諸公無一言之及此然後知爲唐室之數也

七修類藁卷十九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辯證類

改元

上古無年號不過紀甲子而已世以始於文帝後元年不知後元由前有元年故稱後也如景帝則又有中元後元皆欲延年之意耳至武帝建元年方爲有號之初而劉氏據封禪書得鼎改元辯以年號之起實在元鼎其前皆有司追補以足武帝之始又據元

封改元始有明詔爲證而夾漈鄭氏亦以爲是予以既爲元封改元始有明詔則當以元封爲始又何爲年號之起實在元鼎然則元狩因得白麟而稱元光因見長星而稱又何不可乎至於元封有詔偶爾因是年巡邊封禪之後大頒天下故曰以十月爲元封不當據此即以爲始若以其前有司補稱則末年復如文景稱後元一二年又不可以補其名耶但光武建武共該三十三年至三十一年之時因封禪後又加中元二字猶景帝中元意也今史即以爲改元明

繫以中元另起錯矣觀范史於祭祀志內載本作封禪後赦天下之詔曰以天下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尙冠建武於首可知也大抵一帝止是一號最爲有理但遇事遇瑞遂屢易之豈如本朝高出上古

湯泉

湯泉在處有之惟溫熱不同皆有硫黃之氣書載驪山黃山者無腥焉人皆祖博物志凡水出石硫黃者溫予考本草石硫黃出東海牧羊山谷中及太山河西山礬石液也然則於地之泉何所係耶而湯泉之

地又出於三山之外也就而言之予又親見巢縣湯泉與河流止隔尺許豈石黃所流之水氣不通於彼歟唐子西以謂自是水性一種如人吹氣則寒呵氣則熱予意人氣之有溫涼如天之氣然也豈人之津液亦有寒熱者耶不可槩論明矣昨讀歙南仲黟山即黃山香溪泉記有曰泉蓋硃砂所發好事者汲以澄砂入藥茗溪漁隱亦曰黃山是硃砂泉春時色紅以此復思本草有土硫黃出溪澗中多腥臭在處有之然則泉既有腥安知澄之無黃也隔咫尺而寒熱所

分者此地脈所來之源不同其溫熱相去者責之於地有多寡而源之來也有遠近耳以此論之蘇子詩謂自憐耳目險未測陰陽故豈非因一石字及有無腥者惑之歟若驪山之無腥者李賀詩云華清宮中礜石湯徘徊百鳳隨君王此又源之出於礜也又聞出硫黃之地泉反不熱此則氣既泄之於外而地脈又或不通於泉也若謂諸泉可以洗人瘡疥益人顏色以昔人詩有誰知馬上腰金客洗去塵顏換玉顏之說又謂始皇被神女唾生瘡入湯立愈殊不知詩

乃好事者之爲而始皇事實妄誕而本草溫湯之下又不收也晉嘗親浴溫泉翌日瘡發於背故本草以諸瘋疾在皮膚者可浴浴乾當大虛憊宜即補養餘則不可輕入諸瘡非瘋也近時燕泉何先生反以神女之事出於本草今併書之

淡菜

杭人食蚌肉謂之食淡菜予嘗思之命名不通如以淡爲啖固通而菜字義亦不通又嘗見昌黎集載孔戣爲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亦是此淡字竟

不能通後見廣人云南海取珠者名曰蜑戶蓋以蚌肉乃取珠人所常食者耳賤之如菜也其義始通後讀輟耕錄益知久有烏蜑戶則孔奏之字亦訛書者子若改爲啖食之啖則又爲改金銀車者乎

老泉爲子瞻號

老蘇號老泉長公號東坡人所共稱也而葉少蘊燕語云蘇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其所居之地也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又梅聖俞有老人泉詩東坡自註云家有老人泉公作此詩

又嘗聞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而吾友詹二有東坡畫竹下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據此則老泉又是子瞻號矣然豈有子犯父號之理而歐陽公作老蘇墓誌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所自號亦可疑者豈此號涉一老字而後人遂加其父耶葉蘇同時當不謬也

名同人殊

嘗見南越伏波廟一碑以伏波將軍姓路氏心且疑之後讀前漢書武帝時有路博德討南越封伏波將

軍始知馬援討交趾亦南越地也今世止知馬援也
若三國魏將夏侯惇亦封伏波將軍不因南越者衆
也彼如徐穉子下陳蕃之榻而周璆亦下陳蕃之榻
穉子則見於本傳而周璆事見於陳蕃傳中亦兩人
而一事世止知徐穉也又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乃張
良欲從之游者事見劉向說苑晉黃初平叱石者因
易姓爲赤松子見葛洪神仙傳今金華赤松觀乃其
升仙地也今人止知張良之言又葛洪煉丹於羅浮
山成仙晉咸和時人葛璝一名仙翁亦煉丹而成仙

者梁大同時人令人即以葛洪爲仙翁也又漢明帝時葉令王喬乃飛鳥者也周時王子喬吹笙者也神仙傳曰蜀人王喬食肉芝者也史記封禪書註緱氏仙人庵王喬犍爲武陽人亦四人同名而皆仙世止知葉令王喬因註之

○紅葉詩

紅葉題詩凡有五焉本事詩云顧況在洛乘閒與三詩友遊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云一入深宮裡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亦

題葉放於上流詩云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十餘日客來苑中又於水上得葉詩以示況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雲溪友議云明皇時虢國寵盛宮女咸怨書落葉隨御溝水流出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顧況聞而和之。即前四句無後復出之事。又盧渥應舉拾紅葉於御溝。置之巾箱。及宣宗省放宮人。而盧娶其一宮人偶覩紅葉吁嗟曰

當時偶題不意郎君收藏遂爲奇事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付紅葉好去到人間北夢瑣言云進士李茵嘗遊苑中見御溝紅葉題詩句與盧渥同玉溪編事云侯繼圖秋日登大慈寺樓倚闌忽木葉飄墜上有詩曰拭翠斂愁蛾爲鬱心中事搦筆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名此字不書𠕁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情人盡解相思死談藪以爲雖出多書止則一事傳記者自異耳予逐書紬考意此必三事也雲溪友議第一段卽本事詩之紀也名旣

同矣雖有舊寵新恩二句頷腳又是焉知記者非志之而自補之耶若李茵者即盧渥之事此北夢瑣言之差記而事故畧焉不然何其詩之同邪侯繼圖詩旣不同於二人事亦大異豈可因題葉而即以爲一事目之也況雲溪友議一書而紀二事豈有差之理耶但後之小說流紅記又訛而爲于祐之事言多鄙妄此則可笑

蝦蟆類毛穎

韓昌黎答柳柳州食蝦蟆詩大類毛穎傳其曰雖蒙

勾踐禮竟不聞報効大戰元鼎年孰强孰敗堯此尤其似者也吳人多喜食之至春時鼓吹滿野無賴男子取以爲生而價亦不廉此詩末云而君復何爲甘食此豢豹是好此味者不獨吳人然也

巾箱板

今人以小板書册爲巾箱板以其可置於巾箱也不知起於南齊衡陽王鈞

適怨清和

李商隱錦瑟詩中二聯蘇子謂藏適怨清和四字嘗

舉所以告歐陽也後人不知遂以蘇公自得之見然

古今樂志曰錦瑟之爲器也其柱如絃數其聲有過怨清和之音

南濠談紀

姑蘇少卿都南濠穆博學好古著述滿家一時人物所不及也文跋中有記宋思陵宸翰一條頗以王倫爲王文正公旦之弟也一時不思文正乃真宗時相年齒之遠豈至高宗時耶此白璧微瑕於予有忘年之愛故爲正救之忠臣耳

大夫松

五大夫乃秦爵之第九級者按史記云封其樹爲五大夫後人不解謂松封大夫者五株且唐陸贄作禁中松詩云不羨五株封又李商隱有五松驛詩云獨下長亭念過秦五松不見見輿薪遂漫延而不可解矣有辨之者尚未明白獨雲谷雜記引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五大夫是也何其快哉予又思今上虞有五大夫里必當時有此一等之爵者居焉

歷代獄名

夏曰均臺又曰念室殷曰動止曰羑里周曰圜土曰稽留曰深室曰虎穴秦曰囹圄漢曰若盧曰都傳曰寺互曰請室狴犴晉曰黃沙魏曰司空總名曰圜扉圜牆

澄心堂紙

澄心堂紙陳后山以謂膚如卵膜堅潔如玉此必見之而言之得如此眞也但在宋時亦罕覯劉貢父詩云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後人聞此那復得就使得之亦不識予嘗見一幅堅白則同但差

厚耳及宋板所搨六帖之紙亦似之又覺差少黑也世以此紙爲宋物殊不知澄心堂乃南唐烈祖徐知誥金陵燕居之名（今南畿志作藏書籍處誤矣）宋時即誤以爲知誥之子元宗所造詩文發原以爲後主所造皆非也故後山叢談辨之今徽州志又以爲出於彼地與李廷珪墨爲二絶則誤之尤甚矣諒後山宋人且嘗見之辯爲烈祖所造無疑惜歐陽公亦曰但不知出處

僧寺觀

漢明帝聞西天竺國有號爲僧者知往過未來之事

遣蔡愔等訪之愔見摩騰乃要歸漢後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則中國漸有僧也至於五胡石苻之世則又大漫矣然摩騰初來舍於鴻臚寺寺蓋待納四夷賓客之館故秦名典客者即是也白馬馱經並藏於是後明帝於東都城門外別立精舍以處摩騰與經遂名曰白馬寺此僧寺之所由始若夫止以寺名非可專於佛也葉夢得石林燕語以白馬寺即漢鴻臚舊館但改鴻臚為白馬耳故後世浮屠之居曰寺此非也堂堂漢朝更不能𢬵一佛寺而即以待納四夷

之館爲之耶又觀之名有三一曰藏書所漢東觀是也一曰游觀處謝玄暉賦屬玉觀是也一曰高可望黄帝內傳置元始眞容於高觀上是也今老氏居本高觀始然亦非專於老也至宋徽宗尊尙老氏宣和元年因降手詔盡改天下之寺曰宮改院曰觀改僧曰德士改尼曰女德又盡廢鐃鈸之類納之官府此又不可不知也

重名美婦

漢有飛燕唐寶歷中亦有飛燕與元稹私者崔鶯鶯

與張洎私者李鶯鶯鄭述古通者沈眞眞韓眞鄭通者謝眞眞山谷贈詩者貰盼盼建封娶者關盼盼

錦瑟無端五十絃

錦瑟詩玉溪生作也續筆解云說者以錦瑟爲令狐丞相侍兒小名此篇皆寓言而不知五十絃所起然既舉其名而復引諸書明箜篌之義似將以箜篌爲錦瑟也且言起於漢武後雖能引史記封禪書之說亦不能引世本五十絃起於伏羲知尾而不知首可哂也況五十絃之義一無所解按琴瑟中論曰朱襄

氏使士逹制爲五絃之瑟瞽叟判爲十五絃舜益之爲二十三又有二十七之說以理考之樂聲不過乎五則五絃十五絃小瑟也二十五絃中瑟也五十絃大瑟也彼謂二十三二十七者然三於五聲爲不足七於五聲爲有餘豈非惑於二變二少之說而遂誤耶觀此則絃之多寡有自矣若錦瑟云者卽大瑟之謂也故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爲器也其絃五十但無端二字似乎不通俟知詩者詳焉

筠篌

箜篌本師延爲空國之侯所製故名之也後出桑間濮上師涓爲晉平公鼓焉鄭衛分其地而有之因命淫樂爲鄭衛焉故釋名曰靡靡之樂樂府錄亦曰空侯乃鄭衛之音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訛而爲箜篌是也應劭以漢武令樂人侯暉一曰侯調所作以祠太乙杜佑因曰因樂人之姓非師延所作非也蓋春秋時已有之矣其形似瑟而小其絃有七用木撥彈之唐制通典皆同近楊狀元愼得其器於蜀左史李芝山李知音傳譜於蜀云侯暉撰瑟之二十絃加箏之九絃爲二十

三絃其音多擘其聲多糜又曰至宋大晟樂改爲十四絃引李知幾之詩爲證此必然也嗚呼其器久無其音絶傳今有之惜未見耳予又考古辭公無渡河隋昔昔鹽多彈此器唐李憑最爲妙手故楊詩云本是空侯樂今爲蜀國絃新聲晉師發舊譜李憑傳

伯夷叔齊考

嘗見論語疏引春秋少陽篇云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伯長叔次也夷齊謚也胡明仲以爲波以去國隱居終身又誰爲之謚哉如伯達仲

忽名也予以旣爲之名則少陽所云姓名又何謂哉或者死後人謚之耳且謚法曰執心克莊曰齊安心好靜曰夷庶可加也惜少陽篇不知是何書也后又見孔叢子註夷齊之父墨胎氏名初字子朝韓詩外傳呂氏春秋同

、名諱壽堂

生稱名死稱諱自古而然故古今名公作亭堂等記則曰公名某作誌名神道碑則曰公諱某今人不察於是凡遇人則請問曰尊諱答人者曰諱某又稱人

之母曰壽堂以謂崇敬殊不知邱墓祭祀之處乃壽堂也按陸士衡挽歌云壽堂延魑魎註曰壽堂祭祀處也言旣死於祭祀之處獨相處魑魅耳林逋有壽堂詩曰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踈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觀此可知矣今皆背義而言可發一笑

延陵碑

延陵季子碑在鎮江其文曰有吳延陵君子之墓世傳爲孔子書學古編以爲古法帖止云嗚呼有吳君

子而已篆法敦古似乎可信今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外三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又音君子字作季子顯見其謬蓋漢器蜀郡洗郡字半片正是此君字也歐陽公金石錄又以為孔子平生未嘗至吳蓋以史記世家考之推其歲月蹤跡南不踰楚之故復引張從申疑記云舊石湮滅玄宗命殷仲容模搨以傳是開元以前已有本矣予按歐陽子行皆辨非孔子明矣或者即仲容所書借孔子以欺世此黍觀所以疑唐人之所書有見也丹鉛續論又

謂陶潛作季札讚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謂題有吳延陵君子此可證爲古有據此則子行敦古可信之言又是也但陶集無此讚藝文集知今非全集也

五公孫弘

公孫弘有五一在齊爲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爲參乘言司馬喜相求其一在越斷髮爲王騎其一爲漢平津侯其一明帝時幽州從事交通楚王英見於虞延一傳

世以山東蒙陰縣山所生石蘚謂之蒙茶士大夫珍貴而味亦頗佳殊不知形已非茶不可煮飲又乏香氣而茶經之所不載蒙頂茶四川雅州即古蒙山郡因山故名其圖經云蒙頂有茶受陽氣之全故茶芳香方輿勝覽一統志土產俱載蒙頂茶晁氏客話亦言雅州也白樂天琴茶行云李丞相德裕入蜀得蒙餅沃於湯餅之上移時盡化以驗其真文彥博有謝人惠蒙頂茶詩云舊譜最稱蒙頂味露芽雲液勝醍醐吳中復亦有詩云我聞蒙頂之巔多秀嶺惡草不生生

蒴茗今少有者蓋地既遠而蒙山有五峯最高曰上清方產此茶且常有瑞雲影相現多虎豹龍蛇人亦罕到故也但茶經品之於次若山東之蒙山乃論語所謂東蒙主耳

公昉

程濟之事已載於奇謔類矣乃朝邑志之言予以志或紀怪近時之事可妄傳耶況以草除遺事中相同昨見後漢公昉碑亦曰公昉遇眞人服神藥後移意萬里即到又知鳥獸語則知是事不至于異人則之

金石惟恐後人之不信也然其得神藥即能如此是不假修爲而亦數也夫

、州名稱訛

東漢嚴光本姓莊因避顯宗之諱遂稱嚴氏范曄作史不究其由遽曰嚴光其臺其灘遂俱以嚴稱循習之訛已可笑也宋宣和間方臘作亂又遂改睦州爲嚴州至今不知其義尤爲可笑故宋俞元德有詩曰千載英風想子陵釣臺緣此幾人登誰知避諱更嚴氏灘與州名總誤稱此已見於他書奈無此詩之明

白也又如蘇州因吳王殺伍子胥投之江中後人憐而立祠於江邊之山遂名胥山吳王又築臺於山上人亦稱爲胥臺也吳既國滅臺亦無矣人又稱爲孤胥山言獨胥山在耳及稱臺亦曰孤胥臺奈何吳人稱胥爲蘇訛孤爲姑後隋平陳因姑蘇山名遂更郡爲蘇州至今山臺俱名爲蘇也故蘇志志姑蘇山曰舊名姑胥可知矣然姑字又訛如蘇之匠門因干將墓故名吳人稱將爲匠今改别名矣

神燈

嘗本子載聖燈偈曰神燈天下山之大處往往有之故數峨眉衡山匡廬等處謂山之精英之氣發之爲光怪耳予意此固理也故傳有聖燈巖之名然時有神祠之地每每人亦多見何也蓋兵死之人牛馬之血皆足爲燐豈有生也有來而死也有爲者英靈之氣又不可成光焰耶但彼之聖燈爲常十之九也此燈爲變十之一耳

黃堂五馬

孫覿尺牘曰蘇郡太守之堂數因失火以雌黃塗而

禳之故曰黃堂後天下盡稱之非也天子之居曰黃闥三公曰黃閤給事曰黃扉太守曰黃堂見素緗雜記遯齋閑覽云漢時朝臣出爲太守增一馬故曰五馬見學林蓋漢制公卿皆駟馬故也若曰北齊柳元伯五子同時領郡時稱五馬非矣

龍

易乾卦六爻皆取龍爲象蓋陽物也埤雅云龍卵生陽物也具九九之數戴禮說文皆以龍爲鱗蟲之長古今所言不過如此昨見伊川語錄謂龍爲陰物出

則濕氣蒸然成雲又曰龍只是獸茅山華陽洞常有之形狀殊可愛然不嚙人五臺山者則傷人矣嘗有人穿地得卵寄於金山寺中龍能湧水入寺取卵又曰龍以卵生亦非神物更一等龍必須胎生愚意能爲神物變化不測如筆談所紀彭蠡一事甚明恐茅山所有卽古人之豢龍非眞龍也乃其形相似者若以爲陰物恐必不然不知何據也曰獸類曰胎生證之諸書不同予意傳云龍生九子爲某爲某此亦獸之類歟故本草收入獸部至於胎生則本草有龍胞

龍胎之物陶隱居自以親見形體俱存此又或有胎生者也不然大儒誤之耶抑傳寫者誤之耶錄俟博物君子

蠶

皇圖要記曰伏羲化蠶爲絲又黃帝四妃西陵氏始養蠶爲絲而干寶搜神記以爲古有遠征者女思父語所養之馬曰若得父歸吾將嫁汝後馬迎父歸見女輒怒父殺馬曝皮庭中忽卷女飛去下於桑間化蠶故乘異集載蜀中寺觀多塑女人披馬皮謂之馬

頭娘以祈蠶也予意化蠶之說荒唐而西陵氏養蠶
者爲是但世遠不可稽也若干寶所記但因馬頭娘
一事遂駕空而神其說所謂馬頭娘者本荀子蠶賦
身女好而頭馬首者歟一句又荀子嘗爲蘭陵王或
世訛而爲馬明王也此干寶乘異皆因言以成訛耳
但蠶乃馬精所化故古人禁原蠶恐傷馬也白殭蠶
擦馬齒馬即不食可見矣欲祀其神古者后妃享先
蠶先蠶天駟也非馬之精而何漢舊儀又曰蠶神菀
窳婦人寓氏公主據此則始於西陵氏可知故世以



蠶爲婦人之業也

卷十九終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辯證類

陶詩紀甲子

五臣註文選以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但題甲子意謂耻事二姓故以異之後世因仍其說雖少游魯直亦以為然也治平中虎丘僧思悅編陶之詩辨其不然謂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詩一十二首皆安帝時作也至恭帝元

熙二年庚申始禪宋夫自庚子至庚申計二十年豈有晉未禪宋之前二十年內輒有耻事二姓而所作即題甲子以自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所題甲子偶記一時事耳其說出而舊疑釋矣後蔡條之碧湖雜記又云元興二年桓玄簒位繼而劉裕秉政至元熙二年始受禪前此名雖為晉實則非也故恭帝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計時逆推正二十年也蓋淵明逆知末流必至革代故所題云云以予論之若唐若宋天

下危而復安常有之也豈可逆料二十年後事耶故唐韓偓貶後之詩亦紀甲子耳後因全忠篡唐人亦遂以爲有淵明之志蔡說謬矣惜思悅尚辨未至若曰二十年間陶詩豈止十二首耶且未革之時逆知即題甲子而永初元嘉之作如集中贈長沙公族祖王撫軍座中送客者反不題甲子何耶至于述酒篇內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流淚抱中歎平生去舊京正指宋廹恭帝之義又何不題甲子耶蓋偶爾題之後人偶爾類之豈陶公之意耶因復辨之以足思悅之義

王昭君

昭君名嬙初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漢元帝時呼韓來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年不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此前漢匈奴傳之言也西京雜紀乃云帝常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獨王嬙不肯後匈奴求美人爲閼氏上于是按圖以昭君行按前漢書作于班固雜紀乃葛稚川者也稚川自云雜記即劉歆之漢書而班固所取不盡二萬許言及小異者錄成此書餘則固已全取爲漢書矣

覩此則非小異理當相同或班史不載可也今既載之當以班史為是葢班則漢人而葛乃晉人也亦或傳寫之訛不可知惜其葛言一出而後世論者祇據雜記之言而不知昭君之實也就如雜記所言當時畫工人皆知毛延壽一人而不知同時有劉向陳敞龔寛楊杜樊靑等俱棄市此又樂府解題所載

△換鵞經

羲之書經換鵞事張漢雲谷雜記辯之甚明但文多而難備錄葢以羲之兩次事也今予畧具辯直著其

義于左一書道德經是偶悅山陰道士之鵞求市不得因爲之寫換也此出傳中所謂寫畢欣然籠鵞而歸一書黃庭經亦山陰道士好黃庭又知羲之愛白鵞遂以數頭贈之得其妙翰出張君房雲笈七籤俱緣以寫經換鵞故後人指爲一事辯之紛紛也獨李太白於右軍詩曰右軍本清眞。瀟灑在風塵。山陰遇羽客。愛此好鵞賓。掃素寫道德。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鵞去。何曾別主人。又送賀賓客歸越詩鏡湖秋水漾晴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鵞。此

可知矣至若衍極之論固精恐白不至如此悮也

兩冰清琴

冰清古琴有見二處其一岳珂桯史所載爲大歷三年三月三日雷氏斵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其一周公謹雲烟過眼所載爲唐開成中郭亮製建中靖國修未知孰是

陽秋誤記

宋葛常之作韻語陽秋好處固多然以三國吳人曹弗興錯認爲曹霸誤矣又謂高適作送人赴越上詩

即用張翰蒓鱸故事被人譏非其地解曰漢地里志吳縣隸今會稽殊不知高適既錯而陽秋之解亦錯也蘇松常鎮四府秦漢名爲會稽郡非越之會稽也以爲今之會稽可乎但春秋時因越併吳蘇松嘗一名爲越矣然終不可易其久名之越况在於唐時可用斬稽之名也乎高因古書中有會稽三吳之稱遂不考而用之葛又不特錯爲之解且又不知蘇松眞嘗稱越來如知之必以併越解之矣

一針毡

世皆以入㘴不堪處如坐針氊不知出晉武帝太子舍人杜錫亮直忠烈太子惡之置針於錫坐氊中刺之流血遂有此言

綸巾

綸字世人皆知兩音一曰倫一曰關而不知其故也葢倫巾韻同而音近詩法所忌也故讀曰關皮日休有白綸巾下髮如絲之句有一本註作關想始於此韻會雖有兩收皆引釋於倫字之下而無一字及關字義且關字仍註龍春切則依舊當爲倫字矣其所

以二收正因韻書起於沈約若說文止於一收爲可知矣

七丈佛

集異紀載隋開皇中幷州釋子澄空鑄鐵佛高七十尺三鑄捨身而後成轉世爲李昺造平等閣以覆鐵佛以其異也嘗聞予友孫惟謙光云過眞定見銅佛有高七丈者其寺名龍興按眞定卽古幷州龍興寺一統志以爲宋建閣名大悲予意寺閣之名或後所易志言宋建亦恐訛也但佛之銅鐵何不同耶豈澄

空自是一佛而鑄後復有所修耶

茶旗鎗

世傳烹茶有一横一竪而細嫩於湯中者謂之旗鎗茶麈史謂茶之始生而嫩者爲一鎗寖大而展爲一旗過此則不堪矣葉濤臣煮茶述曰粉鎗末旗葢以初生如針而有白毫故曰粉鎗後大則如旗矣此與世傳之說不同亦如麈史之意然皆在取列也不知歐陽公新茶詩曰鄙哉穀雨鎗與旗王荆公又曰新茗齋中試一旗則似不取也或者二公以雀舌爲旗

鎗耳世不知雀舌乃茶之下品今人認作旗鎗非是故昔人有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應北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春風一寸長或二公又有別論亦未可知姑記之

曹操疑塚

曹操疑塚在漳河上宋人俞符有詩曰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死即休何用餘機到丘壟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掘盡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葬君屍陶九成以為此言

詩之斧鉞也予則以爲孺子之見耳使孟德聞之必見笑於地下矣孟德之棺豈眞在於疑塚哉多設以疑人耳然始爲疑塚者孔林

沈王二畫

弘治間長洲沈啟南周宮而能詩又以畫馳名其畫山石自坡脚直上脈絡形勢纍纍如疊成之狀而無活潤之態予謂之假山石四明王廷直謗亦以畫名東南其畫樹木多着烟靄之態勢如潑墨而無四面枝幹叢生疎密之意予謂之鍋焦片初學效之猶恐

刻鵠畫虎然二子佳處亦多此其一節也

嵇康

嵇康魏人鍾會憾之譖於司馬昭欲助毋丘儉而殺之實景元三年事也未嘗一日事晉晉史有傳康之恙也使以當時心晉而傳之無是理也傳中云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夫濤爲吏部辭官時武帝受禪後事也康死久矣史可信耶

阿瞞

人但知阿瞞爲曹操小字昨讀李德裕所作明皇十

七事內一條以李輔國矯詔遷太上皇於西內中路見兵攢耀曰驚懼賴高力士在左右獲安上皇曰微將軍阿瞞爲兵死鬼矣又羯鼓錄內與寧王簪花事累自稱爲阿瞞始知阿瞞乃明皇小字與操同也雖古賢小字集中亦未收

雨具

今人以簦笠之類爲雨具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雨具二字其來尚矣

黃楊難長

諸木中黃楊爲難長故諺有之曰三年長一寸雷驚縮一尺蓋寓言也埤雅云黃楊木性堅難長俗言歲長一寸閏年倒長一寸是但言俗說亦不經見然東坡詩云園中草木應無數只有黃楊厄閏年豈閏年之說自有所據耶

赤脚科頭

盧仝婢子赤脚想不避八韓昌黎寄詩曰一婢赤脚老無齒温庭筠醉歌又曰洛陽盧仝稱文房妻子脚

禿春黃粱張長史慣科頭杜子美歌曰張旭三盃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李頎又贈曰露頂據胡床長叫三五聲

美人稱姬

葉石林燕語曰婦人無名以姓爲名故周人稱王姬伯姬周姓也後世不思其故遂以姬爲通稱以虞美人爲虞姬戚夫人爲戚姬政和間帝女下嫁曰帝姬嘗白蔡魯公欲改正之不果予初讀之亦謂是也諦思眞可爲燕語也夫姬固周姓亦謂婦人美稱韻會

之釋也毛詩又曰彼美淑姬師古曰周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之美者稱姬若以國姓而後世傳訛則黃帝姓姬炎帝姓姜左傳雖有姬姜連稱之辭獨用一姜字稱婦人可乎

杭保叔烏龍

咸平中僧永保化緣築塔人以師叔稱之遂名塔曰保叔今人以保叔緣何不保夫之句訛傳又霏雪錄以爲保所塔不知何據黑龍潭在安榮坊天晴時水色黝綠將雨則先一日變黑故名今訛爲烏龍潭

三地癸前出志書後出朱御史林丞文集

雞口牛後

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寧爲雞口莫爲牛後舊國策作雞尸牛從而沈存中取之鮑彪校註則曰秦稱牛後者蓋故以惡語侵韓欲昭侯怒而從之耳愚謂口後音順當時鄙諺如此亦非秦所故爲也若果如國策則秦言合從者又言牛從哉當以史記爲是

格言

貴莫貴於爲聖賢富莫富於畜道德貧莫貧於未聞

道賤莫賤於不知恥士能弘道曰達士不安分曰窮
得志一時曰天流芳百世曰壽右格言八句世皆不
知誰爲之者得其一者或不知其二也前四句乃陸
棱山之言後四句乃方蛟峯續之者今併書之故尤
不知爲誰耳

方朔畫贊

東方朔畫贊晉夏侯湛撰唐顏真卿書也昔人論顏
書惟此與中興頌最爲奇偉惜中興頌在歐陽公集
古時已無原刻今併補本亦鮮畫像贊雖流於世世

多寶之自今觀之字有大小裝褫亦補本搨損者耳
又其文與交選所載有二字不同選本棄俗登仙碑
曰棄世選本曰神交造化碑曰神友予意木板易於
翻刻因亦多訛石則堅久考訂必正就使重刻亦不
差也况木板石刻字之大小已殊而訛之難易自別
就友與交字固二義無異世與俗二字豈可並哉當
以碑爲是

高氏書

歐陽文忠公金石錄曰余集古文自周秦以下訖于

顯德凡千餘卷其名臣顯達下至幽隱之士所書莫不皆有而婦人之書惟此高氏一人予以歐陽好古不減老米而金石錄亦可謂滄海鄧林也衛夫人王逸少之師學書者皆知之但少碑刻希流於世歐陽之不收者何耶豈書法之不足取耶否則如刀劍錄之缺干將鏌鋣甚爲缺典按高氏唐參軍房璘之妻衛夫人名鑠字茂猗晉汝陰太守李鉅妻并註于右

漢唐事訛

漢穀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碑載文帝遊上林問禽

試所有令不對更問嗇夫嗇夫事對於是進嗇夫爲
令令退爲嗇夫與今史文迥異又唐白敏中碑云會
昌中德裕起刑獄五宰相竄嶺外公承是一年貶者
皆復位與史云白因李進後乃抵之善惡不同如此
予以前當依碑蓋公事也史或訛後當依史私碑也
或有諛

碧落碑

絳州與龍宮有碧落石像背刻其篆文世傳爲碧落
碑也其篆李璿之以爲陳惟玉書李漢以爲黃公譔

書五總志以爲一在澤州立於佛龕之西黃公誤爲姚立石以表孝此或非也何後世不傳而諸書不言耶抑亦爲孝子事耶或爲黃公訛也洛中紀異乃云文成有二道士來請刻之閉戶三日不聞人聲人怪而破戶惟見二白鴿飛去篆刻宛然今世未知其詳但云道士寫畢化鶴而去又曰李陽冰臥看三日毀其佳者數字噫此後世見其字之美懋而神其說者歟按歐陽集古錄亦以此說尤怪不足爲信又無毀字之言詳志碑字必損於歐陽之後故後於歐陽者又

與李陽冰之事也況陽冰豈忌善者哉就使誠有道士孰肯不知其名而使之刻耶又且有化鳥之玄元吾子行學古編已辯爲陽冰之書蓋唐人能篆者無出陽冰之右子行又曰字雖多有不合法處而自有神氣今讀其字果於難識昨獲楷書者一通乃咸通十一年七月十一日鄭承規所立豈非亦因其字之難辯而復書耶今附錄于左以俟好古者得有以考焉其文曰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牂哀子李訓誼譔謙衛恤在疚眞懷靡所承言報德思缺一字良因缺一字

立大道天尊逮待真像粤若稽古藐覿遂初真宰真
乎得一混字缺一表於冲字缺一玄之又玄蹟超言像之
域惟恍惟惚理冥視聽之端是以崆字缺一順風勢乎
靡索汾陽御字缺一窅然自喪曠矣哉道之韞也其寄
於寥廓之場焉至於玉笈寶藏瓊函吐秘方字缺一神
闕蒙轂靈遊倏忽九陔導飛廉而從敦圉俯仰六合
戴列星而乘雲氣固亦字缺一章逸軌肸蠁孤風淳化
其瞭幽契無爽伏以先妣含真載德克懋台華正位
藩闈動容資於典禮發言光乎箴訓故紘綖得肅雍

感無遺大當叶躍中閨以嗟兇衛字缺一分甘之澤從
居側字缺一之規義越人倫恩深振古重以凝神道域
抗志澄源准館儀山參鴻寶之靈術字缺一壇敷教暢
微言之盛範儒玄兼洞眞俗兩該德冠母儀事高嬪
則豈圖昊天字缺二積善無徵咎罰奄鍾荼蓼俄集訓
等痛纏過隟感切風枝泣血攀號自期顚殞祇奉嚴
訓慈勉備隆偷存視息遄移氣序几筵寂寞瞻望長
違創字缺一徒深寄哀何地所以貪逮餘漏祈福玄二字缺
寫眞容庶幾終古而土木非可久之致鎔鑄爲誨

盜之光肅奉冲規圖輝貞質睟容伊穆立儀有煒金
眞字缺二疑金門之易奔琳華揚彩若字缺一房之可觀
霓裳交映欻駕留某帝晨飾翠雲之字缺一香童散朱陵
之馥載彤爰戢式展字缺一所以此勝因上資神理伏
願棲眞碧落飛字缺一黃庭謁羣帝於天闕攜列仙於
雲路融心懸解宅美帶夷注儀鱗以洞煥指乾坤而
齊極介茲多祉藩度惟隆如山作固永播熊章之烈
循陔自勗冀申字缺一烏之志孔明在鑒匪日道遐昌
言嘷字缺一庶斯無拔昔人銜哀罔極鉛槧騰聲柔一缺

宇苑衍義切張懋之誄至德興思痛深睹機之賦況
淸輝懋範宛若前字缺一瞻言景字缺一敢忘刻紀餘魂
弱喘情不逮文華託貢獻直書心事首儀日遠風烈
空傳叨心字缺一慕終天何及

右碧落碑又有無缺字者則恐近時翻刻筆法不逮古遠矣

賈誼一太息

賈生治安策可爲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太息者六今以史考之少一太息意新書內則俱載之奈分爲

各篇又不似史之撮其要後復逐篇對以史文惟銅布一篇史未曾取疑即是也不然何以曰可爲長太息者此其一也

漢諱不諱

漢以火德從所勝故洛字改從雒而國號漢字又何不忌耶劉字爲卯金刀故作剛卯行金刀而國姓說文何以無劉字止有卯金亩鎦字耶此皆不可曉

韓柳非寓言

韓文載石鼎聯句稱道士軒轅彌明人以昌黎門任

見其奇崛高古也予讀姓氏急就編有軒轅彌明名且曰有軒轅集又宋張南軒守靜江時有奏疏曰臣所領州有堯山爲一境之望上有唐衡岳道士彌明詩刻柳文載李赤傳人以柳州寓言譏嘲時人以文爲戲然呂山吳汝琇家有李赤詩集數章又讀唐詩品彙亦載李赤詩短敘以李後爲厠鬼所惑而終據此則二文實有是事矣

三代交易專物

古今人言三代交易皆曰以有易無不曰抱布貿絲

則曰以粟易械器然而鹽鐵論錯幣曰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則知三代之時亦有專使之物矣此亦論錢穀者所當知

詩非蹈襲

子美詩有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樂天詩云巫山暮足霑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陶淵明詩云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韋應物亦有採菊露未晞舉頭見南山又東坡贖麗人行首四句深宮無人春晝長沉香亭北百花香美人睡起薄梳洗燕舞鶯啼空斷腸

薩天錫題楊妃病齒詩則云沉香亭北春晝長海棠睡起扶殘粧清歌妙舞一時靜燕語鶯啼空斷腸但畧少變其文如此等詩不可盡述每見錄於詩話美則以爲點鐵化金剌則以爲蹈襲古詩附會譏誚殊爲可厭予畧錄數首於右以見陶杜豈特待白堂點化而應物天錫固竊詩者哉故老杜嘗戲爲詩曰咏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大抵諭人詩多往往爲巳得也若夫黄魯直黔南十絶則又不在此例故欲逐首取裁白詩詩選所謂樂天多於敷衍山谷

巧於剪裁是也又范廖嘗在宜州問曾直曰君何累用白何曾直曰庭堅少時誦熟久而忘其爲何人詩故西兩衡山尉廳偶然遇事信手書爾廖復以點鐵之語告之山谷大笑曰點鐵化金如此快耶夫衡山尉廳之詩固然而黔南十絶豈亦忘之爲得也此又黃公之可笑

著書人名

事物紀原序文以爲作者逸其姓氏乃高承所作也不知何時人也出雲谷雜記夢粱錄無刻本故亦不知作

省乃錢塘吳自牧作出南濠文跋吳元八也三十六般篆書金剛經乃宋靈隱寺僧莫菴道閒集出震澤長語夢游錄則宋耐得翁撰一春常費買花錢風入松之詞則宋于國寶作出武林舊事亢倉子宜城人王士源作見孟浩然集序天寶遺事涿州人王伯成作見錄鬼簿史記稱褚先生者褚少孫也

左氏博議

東萊呂成公祖謙娶後一月不出閨人謂其色荒也及出乃成左氏博議一帖今之為師者皆以此警惰

余則疑之葢一月三十日令博議不下八九十篇一日將幾篇耶況又言精選則其他尚多古人雖力勤而亦恐不若是之易也後乃于金陵鬻書者得一全帙總二十五卷百六十八篇前有自序謂爲諸生課試之文而作紙板皆佳信舊書也則知不傳已久宜乎人言若是

鴈塔題名

鴈塔者以雙鴈飛翔忽殞一而下人遂瘞鴈建塔於上在唐慈恩寺中無疑故杜老有登慈恩寺塔詩至

於題名之說一一云韋肇及第偶爾題名寺塔遂為故事一云張莒本寺中閑遊戲題同年之名於塔然人雖不同其義其時則一也故宋制進士及第必賜名於桂籍堂蔚唐慈恩之題耳昨讀戴埴鼠璞以謂予得唐鴈塔題名石刻細閱之凡留題姓名僧道士庶前後不一非止於新進士也據此予恐題名止於進士之說因宋擬唐題名慈恩之故後遂成其訛耶不然戴埴之說抑僞言耶

周破胡

毀郎墨與阿大夫者乃佞臣周破胡出烈女傳

七修類藁卷二十終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辯證類

玉樓玉環夜光

唐睿宗所御琵琶名曰玉環又楊貴妃小名曰玉環李賀作白玉樓記道家以兩肩爲玉樓故坡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又列仙傳以王母所居有玉樓十二螢火一名夜光淮南子以月名夜光輟耕錄載薄木片染石黃起火者爲夜光奴鄒陽傳又有夜光之璧

朐音蠢䏰音閏諸書皆以為蟲名即蚯蚓也漢書又為縣名此皆同名者也

名字異

古人名字不載之史而雜出諸書餘各序錄備矣然未考異者二人漢高父名煓一名執嘉漢章帝紀註名煓字執嘉帝王世紀名煓字執嘉唐宰相世系表曹參字子敬博物志字敬伯史記註

和靖能棋

騷人墨客多能手談而林和靖乃曰平生所不能者

擔糞與着棋耳其鄙賤之如此愚謂着棋雖無益不當賤惡若是始疑之後見本集內題詩壁有云坐讀棊慵下。眠看酒恰中。則是棊慵下者因坐讀耳非不能也又春暮寄懷曹南通詩云跌宕情懷每事同十年曹社醉春風。彈弓園圃陰森下。棋子聽堂寂靜中。是着棋一事亦與之同逋翁乃擔糞者耶

藍縷

今人以衣敝者爲藍縷老杜詩曰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摧。續仙傳又作襤褸

贅壻

今之贅壻者甚爲非禮然亦行之已久賈誼治安策曰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秦時已爲之矣然史記曰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則又遠矣

夷齊衣葛

韓子通解曰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彊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夫夷齊採薇而食之言者多矣採葛以

爲衣則諸本之所無也此亦故事之未聞

孟郊口吃

韓十八荅楊子書中曰東野吃吃說足下不離口是亦有周昌鄧艾之病

諺語出詩

世傳日出事還生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往往形諸言語莫知所來殊不知第一句蓋武元衡被刺時前夜之詩以爲讖也其詩云坐久嗌鼙息樓臺惟月明無因住清景日出事還

生第二三句是曹鄴詠李斯者也詩云一車致三轂本圖行地速不知駕御難舉足成顛覆欺暗尚不能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不見三尺墳雲陽草中綠第四五句乃宋賀仙翁詩也詩曰有客來相訪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又若晚飯少喫口活到九十九菖蒲花難見面前二句亦是古樂府三叟之詩後二句施肩吾之詩也特揭之於橐

、芙蓉詞

有菩薩蠻詠蘇堤芙蓉云紅雲半壓秋波急豔粧泣露嬌啼色佳夢入仙城風流石曼卿宮袍呼醉醒休捲西風景明月粉香殘六橋烟水寒世謂高季廸之詞也不知季廸乃是行香子其詞云如此紅粧不見春光向菊前蓮後纔芳鴈來時節寒沁羅裳正一番風一番雨一番霜蘭舟不採寂寞橫塘強相依暮柳成行湘江路遠吳苑池荒柰月朦朦人杳杳水茫茫以優劣論之前則不如後也昨偶得雜錄一冊前詞乃宋人高竹屋者也豈非因姓同而訛之耶季廸名

啓姑蘇人國初編修元史擢戸部侍郎與楊基張羽徐賁爲吳下詩宗竹屋名觀國字賓王有竹屋詞一卷行世

名公詩病

詩評云許渾千首水杜甫一生愁不知太白七言絕句每是地名何也

陸放翁

陸游字務觀母嘗夢秦少游而生故以秦名爲字而字其名也少好結俠客有恢復中原之志故嘵嘆一

膺書憤一律足見其情至於臨終一絕云死後無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克復中原日家祭無忘告老翁此亦有三躍渡河之態史稱天才豪邁正似其詩也但惜爲韓侂胄之客耳此詩本集亦無

楊大年絕句

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

世傳此詩爲楊大年生數歲未語一日登樓觸首遂吟是作西清詩話又辯非楊億之詩乃太白榜峰頂寺詩也予意太白之詩前二句夜宿峯頂寺手可捫

星辰。已與楊不同而其集中亦不見載及考楊之言行錄亦無但古今人相同一二句者往往有之不可即定爲一人者也

坐地席上

古無凳椅席地而坐故坐字從土齊景公問晏子曰寡人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君子獨槃草而坐是也今方言曰坐地亦原於古之意歟古無桌燕飲卽設於席上席上卽地上之席也至於祭先故曰置之豆間之地今飲以桌稱曰席上亦一原於古之意歟此禮

失求之野信乎

陶穀

世嘗以陶穀文雅清致之士多資講談而稱賞之予見諸書所載穢德頗衆畧舉一二已見大節穀乃唐彥謙後也石晉時避諱改曰陶穀後貧納唐氏爲婿已可恥矣進身因李崧得位後乃排之此負恩也袖中出空頭敕不忠孰甚奉使兩浙獻詩錢俶云此生頭已白無路掃王門辱命無恥可知又出使淫婦而有好姻緣之詞臥病思金鍾而有乞與金鍾病眼明之

詩至欺待詔使書寄旨以取良馬此何等人也史稱過名望者巧言以誑之嗚呼一身之間世之極惡無耻備焉士亦何貴於文雅哉

袍笏

禮記曰袍必有表註曰褻衣也又輿服志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如范雎綈袍之類其來遠矣事物紀原以爲始於宇文護困學紀聞以爲始於隋大業皆不知始也笏手板也其制有二上圓下方上挫下方如今道士所執其來亦遠樂記曰武王散軍而郊社

禪覺指夠歷代所有續事始以爲周之前已有天子以球王諸侯以象齒文士以竹但空言耳紀聞以爲始於宇文周保定四年此又不知何據也噫馮鉀輩故不足深責王厚齋號稱博學亦何至此

僧稱公

今之僧名以上字爲姓下字爲名人稱之則以下字加公字并言人徒惡其稱之尊也殊不知其來遠矣晉惠遠唐人皆稱遠公東坡臥游錄載道一遇雪從都下東還衆人問在道所經一公曰云云則知今日

之所稱不足笑也

錢譜

清波雜志載錢譜十卷乃宋紹聖間李孝美所著由唐人顧烜張台先有纂說而後修成者也周秦後錢之品様悉爲具之文昌雜錄又記史思明鑄順天錢之事世無知者說郛亦有錢譜一卷言歴代錢名但說郛乃元陶九成所緝不知何以直至國朝永樂通寶豈古人先知抑後人補之耶必有說也予意好事者裒輯諸家之譜更考近世圖法沿革增入十布契

刀之類萃之為一書亦制度之美也不亦善乎

蘭亭

禊帖定武本今不可得矣聞其石在金華一士人家嘗道曾取觀之以筆法不類遂還其主予嘗聞詹仲和論右軍書禊帖事云書後復書數百本終不及當日者此言或過又曰別帖文牘之類並無一紙可比者余亦曰或過意者別紙數行數字事又不文若寸錦片玉雖為可貴玩之易盡蘭亭既文而長眞若文錦百丈展玩之間無不滿意也昨偶讀宋思陵翰墨

志亦有此論遂書

、落霞

落霞乃鳥也余舊嘗於內臣養户處見之形如鸚哥少大遍體緋羽鶯雪叢說以爲飛蛾悞矣又曰鶩野鴨蓋因野鴨逐飛蛾欲食故曰齊飛此又强解可笑然王勃序文世以爲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古今奇句昨讀困學紀聞乃知變庾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之句也

史失蕭李事

貿擬才士一作史見此八事幾主歷幾任有何建立有何長可錄今漢史刑法書云蕭何作律九章本傳不言固作史之法唐李邕傳不言能書此豈可畧

宋高宗不欲恢復

吾邑尙書胡來靖世寧嘗有時論一篇以宋高宗恢復不堅者恐欽宗回時則當讓位與之也予嘗以爲此億度之言恐不能服高宗之心昨讀朝野遺記云宋和議成顯仁后韋氏徽宗妃將還欽宗挽其裾曰汝歸與九弟言之吾南歸但爲太乙宮主足矣他無望於

九哥也高宗第九后不能却爲之誓曰吾先歸苟不來迎瞽吾目乃升車既歸因是開隔所見大異不久后失明募醫療者莫效有道士應募入宮金針一撥左翳脫然而復明后喜求終治其右道士笑曰一目視物足矣彼一目存誓言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師聖人也知吾之隱設几而留謝之皆不答纔啜茶遽索去后詢其報德漫曰太后不相忘畧修靈泉縣朱仙觀足矣拂衣出時上方視朝仗下急跡訪之無得矣此可謂胡公之實證也又考終欽宗在虜宋止遣巫伋一

迎而不終請亦可疑

末下誤書

陸機曰千里蓴羹末下鹽豉人皆以蓴羹不減於鹽豉之意也東坡之詩亦曰每憐蓴菜下鹽豉又曰肯將鹽豉下蓴羹殊不知末下末下也當時誤寫末字并千里皆蘇州地名（出因話錄）今呼蘇人爲鹽豉蠻蓴乃吳羹誠有爲也又如頡羹乃潁川地名（出學林新編）子聞河南某縣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想即是也今人以漢祖因嫂不與之羹故以其名封訛也

同時姓名相同

召平有三人一爲秦東陵侯種瓜者一爲(去聲)陳勝徇廣陵者(見項籍傳)一爲齊王相者(見齊哀王傳)皆戰國時人漢武帝王褒朱買臣元帝時有尚書左僕射王襃武昌太守朱買臣章帝時貢禹高祖時亦有謁者貢禹張禹字子文安昌侯又一張禹字伯達襄國人太尉陳咸字子康相人御史中丞萬年子也一陳咸洨人成哀間尚書出曾孫陳寵傳一王莽右將軍出燕剌王旦傳一王莽篡漢者也此皆漢時人也又晉時有吳

降將孫秀見賈充傳又趙王倫有嬖人孫秀見陶侃傳晉武帝之舅名王愷與石崇爭侈安帝時又有丹陽尹王愷武帝時有劉毅晉末又有一劉毅晉本紀有彭城內史周撫又王敦傳中有周撫爲將者此皆晉人也若夫姓名相同而世不同者如董仲舒王珪不可枚舉若前數人因其同世錄出令人可以別白若隨筆所紀父子公孫名字相同則誠可惡又不足論也

宋詩禁

宋寶慶中史彌遠廢立錢塘書肆陳起宗之能詩凡江湖詩人與善者則刊江湖集以售有劉後村詩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蓋哀濟邸而誚彌遠也本用劉屏山汴京即事詩曰空嗟覆鼎誤前朝。骨朽人間罵未消。夜月池臺王傅宅。春風楊柳太師橋。之句又敖臞庵陶孫爲太學生時以詩痛趙忠定丞相之死或嫁秋雨春風之句爲陶孫所作韓侂胄下吏捕之二公遂俱得罪詩學因是以禁此諸家傳記之說也昨見齊東野語又云當時李孝知爲言

官與曾極有釁欲坐罪無由會江湖集中有極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亂時多又改秋雨春風爲極詩并劾之子意刋集或不可改名劉某亦難於劾也不知公謹相近當時何以言之想郎嫁陶孫之意聞之不深察爾

酒錢元俗

風俗溺人難於變也尚矣我國家一洗其弊宜盡革之然予嘗觀紀元諸事之書多有同於今時者畧述一二以見因襲之風難變也如設酒則每桌五果五

按五蔬菜湯食并五則七酒行無算另置酒桌於兩楹之間排列壺盞馬盂（馬盂想即今之折盂）及把盞尊卑行跪禮但元進爵之時多一半跪耳此酒之事事同也如取錢之言初見官府曰拜見錢白手取人曰撒花錢逢節送禮曰追節錢管一事而索錢曰常例錢迎送諸事曰人情錢覔得錢多曰得手但公事錢多因論訴而命名則與今不同也又如全眞教白蓮教同回教尼姑教亦元時之所尚者

阿堵潦倒

阿堵當時方言若今之這裏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特試之以錢繞床使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顧愷之每畫人成多不點睛謂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間後人遂以錢爲阿堵眼爲阿堵每以語人人尚疑之昨見雲谷雜記又引殷浩見佛經曰理亦應阿堵上桓溫同謝安王坦之登新亭大陳兵衛欲於座上害安安舉目遍歷曰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間著阿堵輩援此爲證其義尤明可知當時之方言也

又潦倒乃醞籍也後人以爲不偶誤矣如史云宋武

帝舉止行事似劉穆之此非醞籍潦倒士耶又北史崔瞻傳云容止醞籍者爲潦倒生可見矣

褦襶子

褦襶子魏程曉詩云今世褦襶子觸熱到人家謂不曉事之意

楊鐵崖詩

元江西儒學提舉楊維禎廉夫號鐵崖博學能文山陰人也元季張士誠開宏文館固延致之廉夫必知其異圖也至無一字一語終日酒酣臥睡一日朝廷

頒酒於士誠廉夫以指寫塵桌一絕云山前日日風塵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風塵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張見之知終不就遂放歸至天朝革命又令近臣促入京師廉夫托疾固辭知不可得也作詩縊死其詩曰。天子來徵老秀才。秀才懶下讀書臺。商山肯為秦嬰出。黃石終從孺子來。太守免勞堂下拜。使臣且向日邊回。袖中一管春秋筆。不為傍人取次裁。二詩事熟誦入口然考其貝廷臣所作之傳則廉夫於士誠處未嘗到也曾獻五論并復書直詆所用非

人洪武三年正月又嘗至京師有疾回與此不同或者廷臣之傳尚當信也其號鐵崖初居吾杭鐵冶嶺後號鐵篴至淞江得莫冶所製鐵篴因二詩并識

馬夏畫

太宗嘗言夏珪馬遠之畫乃殘山剩水宋偏安之物今馬夏成堂大軸亦少見矣所見者孤峰獨樹果無重山疊水曲折之妙眞可謂至言如中州集無全首好者正詩文關國運也

詩詔出處

水東日記所錄皇宋第十六龍飛之詩以爲不知何人所作宋遺事所引虞集草詔語不著出處一則閩儒余應筆一則錢塘瞿宗吉詩話

飛來峰

杭飛來峰在兩山之最秀者其名因晉咸和元年西天僧慧理登山嘆曰此是中天竺靈鷲之小峰不知何年飛來至今名之記憶說郛中不知何書所載以爲越王時飛來不知何據也又有人作一對云飛峯一動不如一靜念佛求人不如求己亦隹飛峰之說

恐亦荒唐後世又於峰洞中多鐫佛像以鎮廬復飛去此尤荒唐之甚也

章草

章草者漢元時黄門令史游作急就章繼而杜操皇象張芝始變草法以書此章故曰章草宋羅願常言之急就章矣世因不知急就章而併此懵然況數說混淆莫之辯正今畧爲明之張懷瓘書斷曰建中初杜操善草書章帝喜之令上表亦作草書故曰章草又謂蕭子雲曰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藳法非也

又引王愔以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漢俗簡隋漸以行是也據此則自相疑惑謂之書斷可乎近世又以法帖首千文辰宿等八十四字以爲漢章帝所書遂爲章草然黄山谷米元章俱辯爲謬明矣復曰可通於章奏者即懷瓘意也不知何據且章帝喜杜書令之草表庶有可通豈一槩章奏可草哉黄伯思法帖刋誤云凡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猶古隸之生今正書故章草者當在草書先若章帝者但謂之章又曰本無章名因漢杜操善此書章帝

稱之故後世目焉今卷首偶章草便以爲章帝書謬矣此雖似明白猶未纖悉其義何也本無章名以下卽前二說不必辯矣其曰分波磔者爲章草葢由杜操皇象張芝方草書急就後惟黃之本傳焉黃多波磔今以分波磔者卽曰章草使張杜之本亦傳未可卽以波磔者名之也觀法帖張書可知矣其曰猶古隸之生今正書葢史游取倉頡篇中正字作急就章正字者古眞書也秦人王次仲以古書方廣加少波磔是爲八分而皇象特少變八分而草之耳故多波

磔故曰解散隸體觀姜白石書譜亦曰學草者先取法於皇象張芝則結體平正然後放右軍之變化奇崛豈非尚在草書之先耶其謬加章帝名者又可謂之章草耶如此則章草方明而書之來歷亦庶幾也

七十二候不同

嘗解七十二候於天地類矣其文載於管子淮南子夏小正汲冢書呂氏春秋經傳通解與今歷互各小有不同或文殊而事同或意殊而理一或因引解他事而訛一二字未若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

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歷迴有不同處或古呂令
果與今之不同耶錄之以備博識參考雷乃發聲下
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鴽下有牡丹華王瓜生竹亦箭
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
木槿榮蟄蟲坯戶下有景天華

七修類藁卷二十一終

